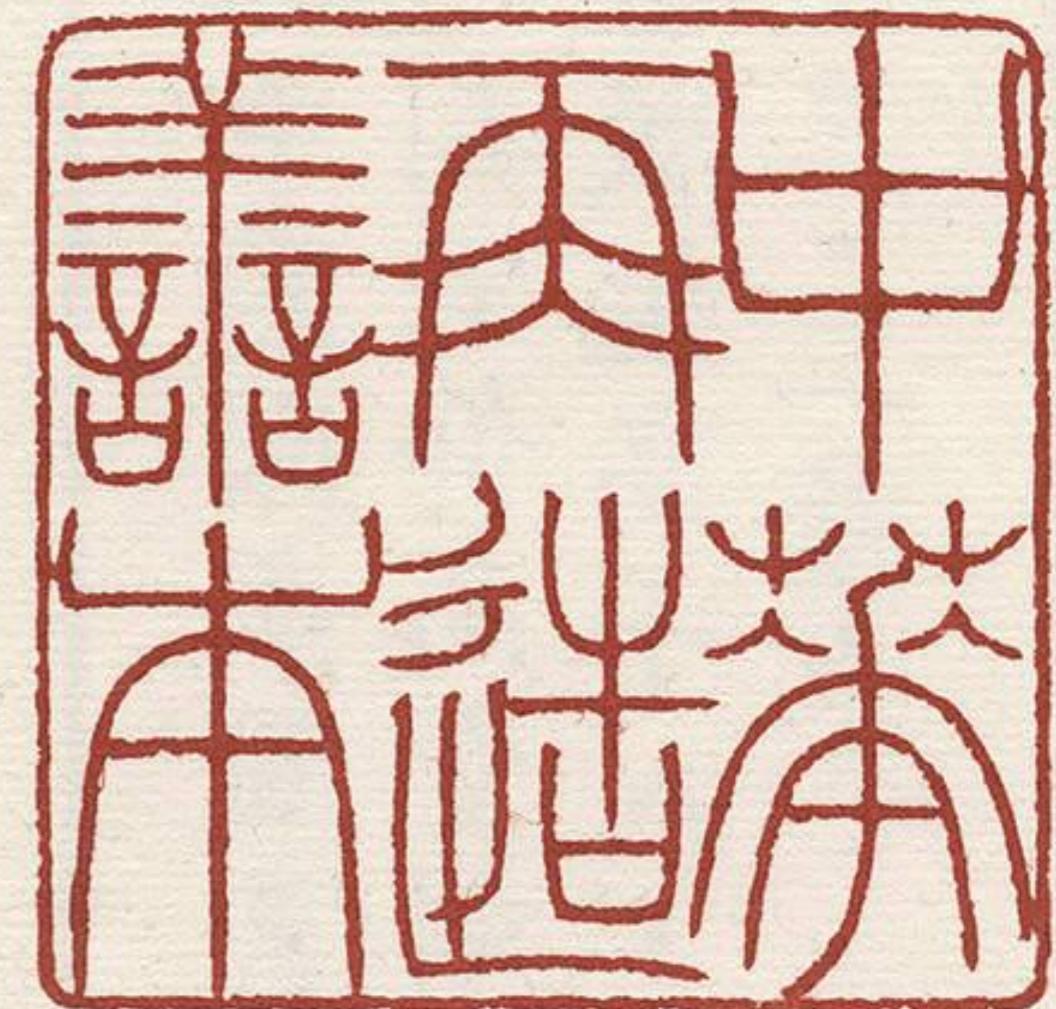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劉
通判宅仰高堂刻本影印原
書版框高十八·九釐米寬
十三·二釐米



揚子法言 第一



南軒堂戴氏彙書



國
公
孟

公註楊子序

李福龍藏

張氏

清

國
書

司
宗

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為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唯其

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為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為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

詔國子監校楊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

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

詔内外制省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長附以

已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庠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為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為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為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進重廣註楊子法言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群儒多註書而顯氏矧講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願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即淪並行者非先生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縑盡弛民極都焚惟鄖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楊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群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殘荀旨大決宦奧靡留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郁

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汨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昧唐陸德明云註旣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况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

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
雖秘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說之異罔忽於棄
遺臣是敢前冒

邦刑仰干

天聽終篇稱善儻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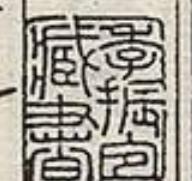
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註
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
東上閤門投進以

聞臣駟犯

宸嚴無任跼蹐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宋咸表

新增麗澤編次揚子事實品題



受氣純和韜真含道通敏數達鈞道致遠建之有不測之深抽之有無窮之緒引之有極高之旨

右陸續之辭見述元



揚季有田一壠有宅一區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他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詁訓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云爲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

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顧嘗好辭賦先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洪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嘗擬之爲式

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厭蟲篆刻俄而曰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以爲君子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摭離騷文而反之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名曰畔牢愁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還奏甘泉賦以

風右土既祭陟西岳以望八荒迹商周之虛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雄從羽獵故因校獵賦以風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

雄以爲賦者將以諷之必觸類而言極麗侈之辭閑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飄飄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以俳優淳于髡優孟之走下共之不

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賈思渾天參羣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觀元者數其畫而定之元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三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顥帝之歷焉搖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絢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

事文不虛生爲其太漫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況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

元文多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元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客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閉音眇音言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爐旁薄群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殆不可乎揚子曰俞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曠之調俟知音之在後也

雄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大抵詆訾聖人雖小辨終破大道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蒙論語號曰法言

右班固之辭見西漢書本傳

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至京師大司馬王音竒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六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不復俟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廼如是竇好古樂

道其意欲求名於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
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
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盧畿作州箴賦莫深於
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
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人
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曰譚以三才絕倫

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即
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以子棻復
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遣雄怒

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一 素不與
事何故在此有詔勿問京師爲之語二 寂寘自
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家素貧耆酒入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畫酒肴從
游學而鉅鹿侯芭葩常從雄居受其一 元法言
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
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
也雄笑而不應天鳳五年卒

王邑嚴尤聞雄死謂宣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
傳後世乎宣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

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立誅絕之罪也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盛行而元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右自序之辭見本傳贊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共鑿而罕厭身

右叙傳

揚子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用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

右秦宓之辭見蜀志本傳

李銓嘗著揚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

右范喬之辭見晉書本傳

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綯道德摛藻掞天庭考四海而爲雋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以爲美造物者以爲程

右左思之辭見文選蜀都賦

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難曰其道如何子曰靖矣

右文中子之辭見天地篇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也善惡混歟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是而今也卷之二十七

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右韓愈之辭見文集原性篇

又讀荀篇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宜得也將欲伸之以爲鑒迨覽其劇秦羨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故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縉緝而徊翔無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葬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正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

有苟祿貪生徇非節詆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鷹哉雞常禽也晦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正也故矯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威子荒齊樂知其不可正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曾雖仲尼日月其憲人不作矣也哉

揚雄亦慕仲尼之教著以著書立言上卷
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耶且已不能信況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右陳黯之辭見文粹詰鳳篇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

所棄於已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
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
里自喜者知遠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
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有以處之非
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
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
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
同是以同也知時不同而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

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遠不同其
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
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
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於宗海則同矣聖賢
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於宗道則同
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
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
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出於所高則柳
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
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通諸道

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迹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人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箕子去之微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王者道同也而去就若此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孟子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於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右王安石之辭見文集

蒙示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爲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爲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其忠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箕子微子比干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著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

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著可得而考

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羨新之文則非可已而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爲况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爲重矣雄不得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羨新安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縕顧在我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

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謔身以伸道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

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羨新考之則沒

閭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貞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爲太元賦稱夷齊之徒而曰我異於是執太元方蕩然肆志不拘繫芳以二子之智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齋疽瘡環孟子皆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既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閭者妄豈不亦猶孟子之意哉

右曾鞏之辭見南豐文集

千古諸儒咸稱揚子雲作太元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且見其非準易而作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拂人莫甚于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戴于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之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耻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疾莽之篡位又懼來者蹈莽之迹復肆惡于人上方

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元元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元君象也總而治之起于牛宿之一度終于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拂人戕君盜國之者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元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氣起于中孚震離兌坎配于四方其六十卦

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家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為易則易道泥矣且太元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可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于白譚稱太元曰是書也與太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于易故作太元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右孫明復之辭見文集辨太元篇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

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險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比正所謂厭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厭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厭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衆可與智者道而難與俗人言也

右蘇軾之辭見文集荅人書

易稱蒙以養正聖功也人之生也雖未有不蒙然而至明之理已具矣故善學者必先知其善然後可以學善教者必先知其善而後可以教仲虺言降衷詩言秉彝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言良知皆於衆人昏蒙未定之中指以告之庶幾其得所從而至也今揚雄乃言倥侗顓蒙恣于情性則是先以爲不善而後以理訓之不惟失聖賢之意而學者用力求端之本亦差別矣此與荀卿性惡異言而同失非所以爲教也玉必有璞金必有珉

火必有煙鬱而未章雜而未純也然學者先自知其所爲善而善養之則得矣

異端之學並起而名家至漢猶數人孔子之道未明而孟子之書殆不傳於世非博道爾雅之士莫知好焉雄之自比蓋真有意於翊扶羣聖之書以罷黜百家之僞說者其用力勤而勞矣非利之也漢末異說稍息而六經盡出由東京以來皆專意一志以修明王道雖未足以知之而於向之異端則無置矣因雄書以求孟氏因孟氏以求孔子雄之功如此

右葉適之辭見文集

師友

脩身

禮樂

法度

文武

治

無爲附

教化

中和附

政

號令

儒士

詞賦

史附

天下

中國附

賢德

忠嘉附

孝

明哲

拾遺

事要總類

三十

觀天地則見聖人

脩身篇

聖人擬天地參謹身

聖人法天簡易

益五百篇

通天地人曰儒

君子篇

天地

天地交而萬物生

脩身篇

天地神明而不測

神明知知四方

天地為萬物郭

益問神篇

天地裕於萬物

萬物裕於天地

天地之得斯民

益孝至篇

天

天文附

天高目下耳

問明篇

天道勞功

孝至篇

雷風鼓舞萬物

先知篇

大聲非雷霆

問道篇

天人

聖人和同天人之際

問神篇

聖人繼天測靈

聖人以人占天

益五百篇

天人因成如何

重黎篇

聖人

大人附

仰聖人知衆說之小

遷善聖人之徒

篇

聖人虎別其文炳

衆言淆亂折諸聖

並舌子篇

有德者好問聖人

聖人樂天知命

聖人用天下檢

獨智入聖門

並修身篇

惟聖可以開明

並閭道篇

聖人存神索至

聖人成天下大順

聖人致天下大利

聖人成順致利

並閭神篇

聖人聰明淵懿

五百篇

聖人冠乎羣倫

聖人聰明冠羣倫

五百歲而聖人出

無事於小爲大人

並百篇

聖人樂天

先知篇孝至篇

聖人表裏如何

並君子篇

聖人德之爲事

孝至篇

聖道

聖德附

聖人之道猶目中

先知篇

聖人道若天

君子篇

聖道羣心之用

德隆則畧星

並五百篇

聖人德之爲事

聖德遠人咸慕

並孝至篇

聖言

聖人之辭若川

言書心聲畫

並問神篇

聖人之言遠如天

五百篇

聖言炳若丹青

君子篇

聖人之言似水火

聖人言之至

並問道篇

假言周于天地

寡見篇

聖製

聖人得書之體

問神篇

聖人肆筆成書

五百篇

聖經

事辭稱則經

吾子篇

虞夏商周之書

詩書成於仲尼

聖經不可使易知

五經爲衆說郛

春秋成於仲尼

並問神篇

五經不如老子之約

古者三年通一經

惟五經爲辯

並寡見篇

書可觀而不可盡

五百篇

聖賢

觀聖人則見賢人

脩身篇

聖賢之言如天地

五百篇

君子

君子貴遷善

學行篇

君子之道有四易

五百篇

君子彊學而力行

君子不動動斯得

並問明篇

君子競辰

君子在治若鳳

問明篇

君子盡心於聖人之道

寡見篇

君子愛日

盈耳篇

君子爲國張綱紀

君子爲國謹教化

先知篇

君子絕德

重黎篇

君子言動成文德

君子於仁義柔剛

君子避礙通于理

君子言則成文

並君子篇

君人

君人致帝者之用

君人成天地之化

君人明道信義

並孝至篇

太古

太古塗民耳目

問道篇

堯舜

堯舜不戰屈人兵

問道篇

堯舜之道延其光

堯父舜子

並孝至篇

堯有天下舉堯德

舜以堯作土

並重黎篇

唐虞咸有顯德

堯舉大綱命舜禹

唐虞象刑惟明

並先哲篇

舜禹

虞夏行堯之道

行堯之道法度彰

虞夏襲堯之爵

並問道篇

虞夏之書渾渾

問神篇

舜禹孝功絕德

淵潔篇

禹以舜作土

重黎篇

舜禹受天下不爲泰

虞夏禮樂法度如何

唐虞三代

堯舜禹君臣而並

五百篇

唐虞三代有顯德

重黎篇

泰和在唐虞成周

並孝至篇

周

文武父子而處

五百篇

文王淵懿

問明篇

周康之時頌聲作

孝至篇

古賢臣

箕子爲武王陳洪範

臯陶以智爲帝謨

並問明篇

言合稷契謂之忠

謨合臯陶謂之嘉

並孝至篇

列國名臣

子胥種蠡孰賢

重黎篇

漢名君

漢屈羣策

文帝曷不用頗牧

並重黎篇

漢名臣

賈誼升堂

相如入室

並吾子篇

楚兩冀之潔

問明篇

齊魯有大臣

五百篇

羣策屈羣力

重黎篇

張騫蘇武之奉使

張子房之智如何

並淵騫篇

臣道

近世社稷之臣

社稷之臣終禮樂

近世名卿孰優

近世名卿名將孰優

並淵騫篇

孔子

天道在仲尼

孔子習周公

立道仲尼

孔子鑄顏淵

並學行篇

治己以仲尼

脩身篇

孔子之道較且易

君子篇

仲尼潛心於文王

問神篇

孔子用齊人歸疆

寡臣篇

孔子愛日

仲尼神明

並五百篇

仲尼之道猶四瀆

君子篇

孔子弟子

七十子肖仲尼

顏淵習孔子

顏子苦卓如何

睎顏亦顏之徒

顏子樂內

顏苦孔之卓

術業顏淵

並學行篇

顏淵潛心仲尼

問神篇

淵騫攀龍附鳳

七十子聞見如何

並君子篇

顏淵進退以禮義

顏淵以退爲進

並君子篇

孟子

孟軻勇於義

淵騫篇

孟子知言之要

孟子知德之奧

並君子篇

孟子

揚雄自比孟子

吾子篇

道

道者無不通

適堯舜文王爲正道

道若塗川

並問道篇

先王之道滿門

寡見篇

知其道者其如視

先知篇

天下之通道如何

孝經卷第十一

道德

耕犧得道德

學行篇

道德仁義譬諸身

問道篇

老子之言道德

問道篇

五常

仁義禮智信之用

仁宅

義路

禮服

智燭

信符

萃一貫副則禮

並脩身篇

事得其宜之謂義

重黎篇

自愛仁之至

自敬禮之至

並君子篇

心

氣附

神心經緯萬方

神心潛天地

並問補篇

氣者適善惡之馬

脩身篇

性

學者所以脩性

學行篇

人之性善惡混

脩身篇

學

學者審其是

學之爲王者事

大人之學爲道

學求爲君子

學行篇

聞見

多聞守之以約

多見守之以卓

聞見卓約如何

吾子篇

師友

務學不如務求師

師者人之模範

一卷之書必立師

並學行篇

脩身

脩身以爲弓

立義以爲的

脩身篇

禮樂

治天下礙以禮樂

聖人治天下以禮樂

問道篇

法度

法始伏羲成乎堯

法者謂唐虞成周

並問道篇

聖人之法闢盛衰

什一天下之中正

並問知篇

文武

文訓武克如何

事得其序之謂訓

勝己之私之謂克

並問神篇

治

無爲附

垂拱而視天民之阜

問道篇

四海奠枕于京

寡見篇

天下治之在道

四海治之在心

並孝至篇

教化

中和附

防範見禮教之至

五百篇

動化莫尚中和

中和在哲民情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使人有士君子之行

甄陶天下在和

並先知篇

政立政莫尚中和

從政審思斂

爲政日新

真僞則政核

並先知篇

號令

號令鼓舞萬民

先知篇

儒士

士何如可以褪身

脩身篇

用真儒無敵於天下

寡見篇

周之士也貴

周之士也肆

並五百篇

詞賦

史附

詩人之賦麗以則

君子篇

品藻實錄如何

重黎篇

天下

中國附

中於天地爲中國

有天下者審其御

問道篇

秉國如秉航

寡見篇

賢德

忠嘉附

大器猶規矩準繩

大器先自治

並先知篇

忠言嘉謨如何

知哲聖人之謂俊

秀穎德行之謂洪

並孝至篇

孝

孝莫大於寧親

父母子之天地

並孝至篇

明哲

明哲旁燭無疆

微何如其明

並問明篇

拾遺

天常帝王之筆舌

問道篇

豹變則虎

問子篇

事要總類

童子厭蟲篆刻

屈原如其智

公孫龍詭辭數萬

羊質虎皮

說鈴

合則渾離則散

老子搥提仁義

可則因否則革

並問道篇

幽必驗明遠必驗近

童烏九齡與我之文

鄭子真不屈其志

問道篇

堯將遜天下於許由

問道篇

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魏武寶山河之固

大寒而後索衣裘

洪羊權利

秦負聖人之法度

問道篇

關百聖而不慙

忽眇綿作炳

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天先春後秋

問道篇

大作綱小作紀

始皇方斧將相方刀

秦罷侯置守

霍光堂平忠

文帝罪不孥宮不女

藺相如伸秦屈廉頗

邴大夫不伐善

並重怒

東方生滑稽之雄

蕭何規曹也隨

並清憲

彌中彪外

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荀卿同門異戶

子游子夏未得其所以書

聖人耻一物之不知

並窮

石奮父子之美

力有扛洪鼎揭華旗

漢德可謂允懷矣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

並泰至篇

新刊揚子門類題目終

麻沙劉通判宅
刻梓于仰高堂

人爲人故咸無焉爲衆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爲下矣○
又爲其次者無一斯衆人矣○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光曰呼報切下可以志道

光曰意求者皆不音倣此○
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久生○
道無羨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學者也○
生然後爲學哉○
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學者修己之性仁義禮智信仲尼駕說者也其道述之駕說者也其道不在茲儒也○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天天生五行其

儒金口而木舌 金寶其口木質而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
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宣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遣人以木鐸徇于路孔安國曰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
光曰覆扶又切或

曰學無益也如質何 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不說曰性者生之質或言學無益也其如人之質稟受已定何○
問曰由於學故爲無益○
忠曰孝經

礮諸有玉者錯諸不礮不錯焉收用 礮錯石名也○
試曰揚子而琢之則安能成割圭璋之用○
忠曰鑿盧紅切觸於處切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
性雖否學則得之既得之則誠性亦在其二物苟礮而錯之隨其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雖有良金以爲刀不礮則不能斷害雖有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
學以成德愚者學以寡過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止焉不欲以能疆人也○
既止焉則止也○
光曰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矣不能復進益革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礮之其入之

在其中矣 中矣○
忠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之謂矣○
忠曰學而至道質性愈全○
忠曰金玉

否則輶 否不也輶止也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
忠曰揚子

不亦深乎

螟蠣之子殮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父

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肖類也蜾蠃而受化久

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
也蜾蠃蒲蘆也桑蟲子始生而蒲蘆取之於木空中七日祝
而化之以變爲己子殮者謂其始生未有形性殮然如死故
始可以祝而變之○
詩草木疏云螟蠣桑上青蟲蜾蠃遇

細穀之言螟蠣與蜾蠃異類殮而祝之以成其子矧仲尼之

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速哉○

○
○

治

立

身揚名

立

勤而行之

勤

明

友以磨之

切磋琢磨○過則勿憚改

○

治

立

身揚名

立

勤而行之

勤

明

倦以終之

○過則勿憚改

○

治

立

身揚名

立

勤而行之

勤

明

可謂好學也已矣

○自強不息○過則勿憚改

○

治

立

身揚名

立

勤而行之

勤

明

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

○
○

治

立

身揚名

立

勤而行之

勤

明

非也

○
○

治

立

身揚名

立

勤而行之

勤

明

逢蒙業射者也王良業御者也公輸般業巧者也聖人有教

無類使射御工巧各捨己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
○

治

立

身揚名

立

勤而行之

勤

明

或人謂有道之名

○
○

治

立

身揚名

立

勤而行之

勤

明

或人謂有道之名

○
○

治

立

身揚名

立

勤而行之

勤

明

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
○

治

立

身揚名

立

勤而行之

勤

明

嶽可登高而且大

○
○

治

立

身揚名

立

勤而行之

勤

明

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
嘗謂揚此文以徵瀆爲易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
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一而已非逢蒙良般之巍如山
川高而且大者衆人所能踰也○堯曰周孔顏子之道如山
人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脫字諸本皆有今從之○堯曰吳宋本作衆
之金皆可鑄爲黃金歟○堯曰周孔顏子之金皆可鑄方術之士能銷五石化爲黃金
故答以鑄人○堯曰觀見也○堯曰借問顏淵不學亦常人耳遇
鑄之令殆庶幾○堯曰借問顏淵不學亦常人耳遇
孔子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佗物爲黃金何以
異或人蹠爾曰堯問鑄金得鑄人○堯曰或人悟
鑄金而得鑄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堯曰或人悟
古問妖妄之鑄金得具躰之鑄人○堯曰蹠子六切
顔淵矣○堯曰借問顏淵不學亦常人耳遇
鑄之令殆庶幾○堯曰借問顏淵不學亦常人耳遇
孔子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佗物爲黃金何以
異或人蹠爾曰堯問鑄金得鑄人○堯曰或人悟
蹠爾驚貌美也喜於問
所以脩性也○堯曰性仁義禮智信也
學則正否則邪○堯曰其性禮者其事視其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其事言其性仁者其事貌
其性信者其事思學焉則本性正不學則逐物移而天理滅○堯曰五事人皆有之不學則隨物而遷不得其正師
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堯曰桐木之桐註依誤文訓爲洞無所據焉○堯曰此章言學
誤也雄自序學行云倥侗顓蒙此曰侗子者取是義也不當爲王者之事須師道之訓以正幼主之命也歎而言之重其
事也○堯曰既往背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指師哉太甲言桐子者作桐木之桐註依誤文訓爲洞無所據焉○堯曰此章言學
放之桐三年悔過處仁遷義以聽其訓已歸毫復政百姓以寧書曰既往背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指師哉太甲言桐子者
蓋當王莽輔孺子嬰之世其辭文其旨遠也孝至篇曰勤勞則過於阿衡皆其類歟○堯曰堯當人也○堯曰堯當人也
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堯曰堯當人也○堯曰堯當人也
務學之先莫如得其人而師之○堯曰堯當人也○堯曰堯當人也
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堯曰堯當人也○堯曰堯當人也
傷夫欲爲而不得其道者多矣

悟從而爲道者多矣○

堯曰

一閑之市不勝異意焉

賣者

師者先正己而後能正人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

咸曰

閑閩也孟子云鄒與魯閑言市聲如閩而閑然○

堯曰

閑下降切闊音升

一卷

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閑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

必立之師

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

殊必立質人以平之一卷書之少人說各異必立師氏以正

之周禮質人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平定物價者師氏中

大夫一人鄭云師教人以道習乎習

歎習貫之移人也

以

者之稱也○

堯曰眾皮命切習乎習

非謂異端之術○

堯曰

南方之俗以斂尸爲榮安

習非之勝是也○

堯曰以雕題爲美荒戎之俗以斂尸爲榮安

於所習不知其非習

堯曰

小道者亦類於此則異端自息矣

知是而習之○

堯曰於戲上音烏下音又許宜反

學乎習誠慎其習也以習諸子之

審其是而已矣○

堯曰勝於五也况習五經以勝於諸子乎

况習是之勝非乎○

堯曰

是謂正經之術○

也○

堯曰蔑微也

仰聖人而知衆星之蔑

堯曰

知是而習之○

堯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

形高下之相

也○

堯曰儒學者衆說之小所見者小也○

堯曰學者人

堯曰

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過於五經

堯曰或曰焉

或曰焉

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

堯曰其已久矣○

堯曰儒學者本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乃王者之事

也○

堯曰故二帝三王孔子汲汲皇皇焉其來久矣荀子曰

相傾○

堯曰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

堯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

公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

子伯文王學于鉸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

堯曰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或作尹壽史學紀官也樂記曰唯丘之間諸萇弘學樂也君疇君壽史

堯曰仲尼雖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

或

問進○

堯曰進於道

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

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平

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

唯○恐有聞君子之學不務博而務精不務知而務行或問

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

鴻

不失去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鴻避寒而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上必以漸而置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請問木漸

鴻

易曰山上

有木漸

水而已矣

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據道義爲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

木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若斧藻其粢者歟

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粢櫨也

五口未見好斧藻其德

光曰穡音節斧

辨削也藻鳥獸觸其情者也

別也

衆人則異乎

文飾也

藻

鳥獸

觸

其情者也

別也

衆人則異乎

衆人有禮義之別所以異乎觸情○人爲萬物之靈

賢人則異衆人矣

別也

聖人作之

極深研幾

禮義之作

有以矣夫

言

又異賢人○

聖人

作之

極深研幾

禮義之作

有以矣夫

言

異於賢人○

聖人

作之

極深研幾

禮義之作

有以矣夫

言

作禮義使衆人自別

誠有旨焉○

聖人

制作

禮義使人

自別

誠有旨焉○

聖人

制作

禮義使人

自別

強爲之教哉

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

聖人

制作

禮義使人

自別

強爲之教哉

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

聖人

制作

禮義使人

人而不學雖無寔愛如禽何○

聖人

制作

禮義使人

人而不學雖無寔愛如禽何○

聖人

制作

禮義使人

人而不學雖無寔愛如禽何○

聖人

制作

人而不學雖無寔愛如禽何○

聖人

制作

禮義使人

人而不學雖無寔愛如禽何○

聖人

制作

禮義使人

人而不學雖無寔愛如禽何○

聖人

制作

業○
得蓋有所未至

國

求而不

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

亦頤之徒也

睎睎慕也

或曰顏徒易乎睎之

則是

國

顏子庶幾疑其難

曰昔顏常睎夫子矣正

考甫常睎尹吉甫矣

奚斯魯僖公之臣慕正考甫作

魯頌○國正考甫宋宣公之

上卿尹吉甫周宣王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教作大雅崧高

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亦能得商頌十二篇以頌

湯之盛德昭公七年傳

日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閔公

之廟亦睎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桷有馬路寢孔頤新

廟奕奕奚斯所作○國揚子以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閔宮之詩故云然

如不欲睎則已

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

國書謂諸傳記之書猶論語

孝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此等書宗道與經所同也

而世不尚

國漢文帝以

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語爾雅荀孟之類末也故云世不尚

治之可

國揚子以爲皆本諸道雖非不尚亦可治而學之者治之可乎書謂若左氏傳

古文尚書毛詩樂記之類

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

國漢之明經必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

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以笑之其當時五經列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

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春秋則公

穀王莽置周官博士餘不在焉○國於革切

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

是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

國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

揚以君子小人正之或人以書不得祿利而治之

譬猶耕獵不得穫饗亦耕獵乎

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

國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

乎

之至也

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禮○富者言猗頓之富是謂能養顏子簞瓢是爲餒矣○

或曰猗皆余亮切

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

鹽鹽起魯之

或曰

倚頓用

以其粗以饅饌施顏以貧以方精以承順彼以其困貞正也顏其劣乎能累其內○

其貞

間邪也

顏其劣乎

至足者外物不

更空不改

或曰使

我紂朱懷金

其樂不可量也○

其樂爲正○或曰使以犬馬之養困而不正顏以承順顏色正而不困顏豈劣哉○

彼以其困

以饅饌施

顏其劣乎能累其內○

其樂爲正

或曰使

我紂朱懷金

其樂不可量也○

或曰使我紂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紂音洛下可以意

紂宋之美服懷金之重寶以爲樂○

或人以揚言顏子樂內

求朱衣金印貴者之服上章言富不足慕此章言貴不足樂

皆不如此章言貴不足樂

或曰使

我紂朱懷金

其樂不可量也○

子之樂也內

至樂內足

紂朱懷金之樂也外

內樂不足

自之內

是故假於金朱外物爾乃說樂也○

或曰請問屢空

顏子樂道故曰內或入樂物故曰外

或人以揚言顏子樂內

意也○

或人以揚言顏子樂內

顏子貧賤家資屢空其內何樂之有

顏子屢空爲難非有朝揚子之

言顏子屢空何爲樂內○

顏子屢空爲難非有朝揚子之

天下不足以爲樂或曰言雖樂孔子之道

顏得孔子而臻于道所以樂

也非此雖得天下豈顏子之樂哉然

顏子之樂哉然

天下不足以爲樂或曰言雖樂孔子之道

亦有苦乎或曰言顏之所苦無它焉惟苦孔子之道卓遠耳故曰仰之

或高鑽之弥堅○

顏子曰如有所立卓尔雖欲從之未

由也已至也今從宋吳本

之卓

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或曰言顏之所苦無它焉惟苦孔子之道卓遠耳故曰仰之

或高鑽之弥堅○

顏子曰如有所立卓尔雖欲從之未

由也已至也今從宋吳本

之卓

或人瞿然或曰言顏之所苦無它焉惟苦孔子之道卓遠耳故曰仰之

或高鑽之弥堅○

顏子曰如有所立卓尔雖欲從之未

慕之所以爲樂也

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

顏淵

○說曰

言有教立道此外無心者顏淵是也

○問曰

音義曰天復本心作

仲尼爲心學術業者當以顏淵爲心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

○感曰或人疑孔思力學之故對以下文爲可學也

○說曰

據孔子所立卓爾顏淵聞一知十

○問曰

習孔者孔之徒睎顏者顏之徒誰止焉

○感曰或人疑孔未之思也孰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一

卷第一原十葉今闕第八葉記抄補

癸亥二月九日記

